花苑

刊头书法 瑞丽

清简之美

□ 马亚伟

我写过一篇文章:《繁复之美》。其中有这样的句子:“如果说简约之美是用一朵花代表整个春天,那么繁复之美则是用整个春天铺陈一朵花的渴望。”我以为,简约与繁复各有其美。如今我想说的是清简之美,在我看来,清简比简约多了随意洒脱的意思,就是清清爽爽、简简单单。简约有点刻意为之,而清简是自然抵达。清简之美,需要有一定年龄和阅历才能体会,是人生抵达某种境界之后的自然领悟。

搬了新家之后,我留了一间书房给自己。书房的风格极为清简,除了雪白的墙壁和一张原木色的书桌, 就是书橱里满架的书。我曾经喜欢在书桌上放一些小饰品,如今我的书桌上只剩一支笔筒。我在书房里,与书籍倾心交流,与文字相濡以沫,美好畅快的感觉在缓缓流淌。我想起美国著名作家斯蒂芬·金在写作的时候, 只需要一张小桌子,一盏台灯, 一些稿纸或一台电脑,别的都不需要了。这种方式,让他文思泉涌,很是受益。我现在很能理解这种清简之美带给心灵的舒适与自由,屏蔽掉一切造成干扰的因素,舍弃了一切无关紧要的装点,清清爽爽,简简单单,如此便可以更好地投入到你想要的氛围中。

清简的境界,是一个自然抵达的过程。就像一棵树,必然要到了秋天,才会叶尽一身轻。繁复之后是清简,豪华落尽见真淳,经历过繁华,才能体验到返朴归真的妙处。比如在衣饰方面,我曾经特别喜欢华丽之美。喜欢色彩鲜明、装饰奇特的衣服,也喜欢项链、戒指、耳环之类的首饰。如今我更喜欢颜色浅淡、毫无装饰的衣服,至于首饰,也早已把它们束之高阁,很少拿出来戴。清简的生活,让我感到无比舒适,仿佛解除了一身镣铐一般自由。

清简之美,绝不仅仅是形式上的简约,更是心灵的清简灵性。美国作家、哲学家梭罗隐居瓦尔登湖期间, 陪伴他的是月光、清风、湖水、草木、鸟鸣。简朴的生活方式是他的追求,一张床、一张木桌、三只凳子, 就是他的全部财富。他说,多余的财富只能换取奢靡的生活, 而心灵的必需品无需用钱购买。他在这样的生活中,静静思考,默默沉淀。结束隐居生活之后,他依然保持着简朴的生活。我想到了孔子的学生颜回,“一箪食, 一瓢饮” 足矣,“回也不改其乐”。还有北宋文学家欧阳修,他晚年号“六一居士”。六一为:藏书一万卷, 集录三代以来金石遗文一千卷,有琴一张,有棋一局,而常置酒一壶,再加上他一老翁。欧阳修到了晚年,大彻大悟,回归简单。生活简单,心灵清简,未尝不是人生的大境界。

清简之美,人生至境。“一棹春风一叶舟,一纶茧缕一轻钩”是清简,“采菊东篱下,悠然见南山”是清简,“清水出芙蓉, 天然去雕饰”是清简……清简之美,就像淡墨写意画,用最俭省的笔墨,营造出最悠远淡然的境界。清简之美,并非只属于智者贤人。只要你保持一颗素心,一样可以体验到。

如果可以, 你也可以选择一屋、一院、一园、两人、三餐、四季的清简生活,尽享生活中那些被忽略的妙趣。人生到了一定阶段,是应该摒弃繁复和奢华,摒弃虚荣和浮躁了。为生命做减法,功名利禄如烟云,心灵自由是最真。顺应自然,顺应心灵,抵达清简之境。

■ 守望(摄影) 孙逸

吃药经验

□ 童孟侯

吃药还有经验? 有,非但有,还有些讲头。阿姨爷叔在公园里闲逛,在小区凉亭里闲坐,相互之间聊起来往往会介绍吃药经验!尤其是得了同一类疾病,同“药”相怜,听听——

老阿哥老林,听说侬胆上长了一米粒大小的石头,右上腹隐隐作痛,胃口也不大好? 我觉得用不着开刀,建议你吃“肝胆宁”就可以了,中成药,效果不错的。什么成分?无非是大黄、虎杖、青皮和陈皮之类, 吃不坏的。吃一个阶段,看看“一粒米”大出来了还是缩小了?

王阿姨,你的血脂有点高,快到临界状态,但不是很高,对不对?没关系的,可以吃“他汀片”,你不要吃一片,可以吃半片。半片怎么吃? 咬开了吃? 不不,咬湿了,现在药房里有卖药片研磨器,带有切割功能,可以把小小药片一切为二。

刘家爷叔,我看你关节不大好, 走路有点不大利索。我说得没错吧? 你可以到医院配一点氨糖,就是盐酸氨基葡萄糖片, 简称氨糖, 配不到就到药房里去买, 这种药还是有药效的,我就吃。但是我提醒你,吃一个月氨糖, 要停一个礼拜,然后继续吃。我也不晓得这是谁提醒的……

久病成良医,这句话有道理,你生过那个病,尤其是还没有痊愈,你对那个病往往滚瓜烂熟: 怎么得来的,怎么发展的,怎么找医生的,怎么配的药,怎么正确服用……

我个人的体会:吃药如同和敌人打仗,有时候要采用迂回包抄,有时候要集中兵力打歼灭战,比方说嗓子突然发痒,第二天就开始剧烈咳嗽, 估计是扁桃体炎,或者是口腔感染,或者是支气管炎,那么,可以服用盐酸克林霉素棕榈酸酯分散片, 或者复方甘草口服溶液, 一上来千万不要羞答答,打开药盒立刻就是一日4次,一次4片;打开瓶盖就是四分之一瓶咕噜咕噜喝下去,压制式,强迫式,压下去再说,然后再慢慢调理。

当然了, 是药三分毒。如果身体没什么大碍,不吃药总比吃药好(这个话不是医生说的, 也不是药房说的); 如果身体没什么大碍却有那么一点点“小碍”呢? 你让它去? 你随它去? 你跟着它混? 到辰光再讲。有的人觉得这样混毛病的办法不妥当(尽管很多人都这样混),俗话道:小病不治,大病吃苦。小病也要重视一点,找一点对症的药早早服用就是了。当然,小毛病不要大惊小怪,也不要小病大治。

刘家爷叔, 我跟你说,是药三分毒还不算,有的药还毒对毒,比方讲乙酰氨基酚不能和复方感冒颗粒同时服用,布洛芬不能和含有咖啡因的东西一道吃,吃了头孢就不能喝含有酒精的东西……

这个刘家爷叔、王阿姨、老阿哥老林虽然说得比医生还医生,但他们都不是医生,如上的一个一个小段子只是它们闲谈随聊,不足为训。吃药的度和药物的选择, 还是请大夫帮我们定夺,还是根据药盒上药瓶上提示的剂量来服用。

樱花雨里的隔代亲

□ 虞金伟

顾村公园的樱花节如期而至,园内人声鼎沸;公园之大,超乎想象,430公顷的广阔,让人一眼望不到边。王大爷,一位精神矍铄的老人, 带着他的孙子大宝、二宝以及老伴,一行人浩浩荡荡地进了园。七岁大的二宝突然甩开奶奶攥着零食袋的手,冲进粉色花雾里,后脑勺翘起的呆毛活像“天线”。

八零后的女导游小崔购票归来,将导游旗递给王大爷,王大爷转手将旗子递给了十岁的大宝。大宝高举杏黄旗,得意洋洋,二宝心生嫉妒,百般央求,大宝却不为所动。“旗子给我!”二宝边叫边跺脚去够,被哥哥用旗杆戳了个屁股墩。

当小崔第三次举起喇叭时,她发现自己的杏黄旗正在樱花雨中翻飞。大宝把它舞得像金箍棒一般,扫落的花瓣扑了二宝满脸。弟弟正要哭闹,忽然望见小卖部飘来的棉花糖云朵,瞬间被吸引,才算消弭了又一场“兄弟战争”。

随后,一只天蓝色的塑料桶成为新的争夺焦点。这原是两个孩子共用的樱花收集桶,此刻却被大宝独占。二宝灵机一动,模仿短视频中的桥段,跑到爷爷身边,殷勤地为爷爷敲起背来。三分钟后,一个粉红的桶递到了二宝手里,他得偿所愿。谁知这时,大宝突然大方起来,一脚将蓝桶踢到二宝脚边:“赏你了!”二宝也不示弱,飞起一脚,蓝桶“咣当”一声撞上五米开外的樱花树,惊得一旁的老摄影家手一抖,镜头里精心构图的花影碎成了光斑。

闹腾过后,两个“小魔王”早忘了恩怨,追着翻飞的花瓣疯成了陀螺。奶奶举着手机边追边喊:“慢点儿!”突然,奶奶的珍珠项链断了线,圆润的珠子滚进草丛, 被蹦跳的童鞋碾成了碎玉。她顾不得捡,只顾着追着两个蹿上石阶的孙儿。新烫的卷发沾满了花瓣,倒比园丁修剪的造型更多了几分生机与活力。

夕阳染红了云絮, 王大爷摸出口袋里租借轮椅的宣传单,忽然笑出了满脸皱纹。他庆幸入园时未借轮椅——早晨还怕这老腰撑不住,眼下二宝呼出的热气正暖着他的后颈——哪里还需要什么铁架子代步? 这沉甸甸的甜蜜负担, 比任何代步工具都来得实在、温馨。

地铁玻璃映出四个歪斜的身影。大宝依偎在奶奶怀里,睡得香甜;二宝则枕着爷爷的胳膊,梦里还在嘟囔着“哥哥坏”。窗外樱花掠过成片光斑, 像老式电影院里跳动的胶片齿孔, 把童年与暮年串在了同一卷胶片上。

樱花年年开,岁月匆匆逝。童车总会换成轮椅, 但那份隔代亲的情谊, 却如同樱花雨般永不凋零。爷爷奶奶辈的宠溺与惯着,似乎是世间的通例。那些在樱花雨中摇摆的宠溺,何尝不是白发人对时光的撒娇?只是当孩子把杏黄旗当成金箍棒时,总该有人轻声提醒一下:大圣当年,也是戴着紧箍儿的;在孩子成长的路上, 也需要帮助他们学会责任与担当。